

談

往

錄

談往錄卷下

花村  
續編  
偶錄

倭寇始末

倭寇冠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冠同其叔惟

學友人汪直葉宗滿等往嶺南市易貨物

輒洋到日本等國貿易折閱計窮惟學將

海質冠於倭立主責海貨貿易貨回復後勾其義

入冠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之倭立

談往錄下卷

貴海償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  
海鹽乍浦等處甲寅二月海<sup>州</sup>鹽龍王塘  
轉攻嘉興三月從峽石至崇德過石門鎮  
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殺掠而去  
乙卯海借<sup>高</sup>卒而五即入湖<sup>浙</sup>西據柘林乍浦  
其黨葉麻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城備寨擁  
衆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暮屯  
郵舍令妓王翠翹歌而行酒時胡御史宋

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置  
毒藥誘之。倭中宋集死者過半，餘出玉江涇，  
仍督叅將盧鏜總兵俞大猷率浙直狼土  
兵大敗之。朝廷遂拜胡為中丞，海等久屯  
柘林，乍浦丙辰出寇嘉興，皂林時中丞又  
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麾下兵止三千，  
及叅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至檄禮與裨  
將霍貴道率五十人突之，殺倭百餘。禮所  
談往錄下卷

令嚴肅。自崇德至皂林。未及收。兵皆枵腹。忍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道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辨士下海諭汪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閔謝罪。督府又遣華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斬老人。所幸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令恣惠之。海督遂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

夫人翠翹慙惠之、海遂遣因自謝、因邀督  
府犒、遂解桐鄉圍、上南至崇德而會、葉麻  
與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謀說海縛麻、陳  
東以獻、諸首遂怨、且疑矣、海見眾首解體、  
自念縛麻東有功、率首百餘胄、而人平湖  
求款、督府厚犒之、出居沈家庄、復遣謀為  
詐書、遺其黨曰、徐海受朝廷大官、即日約  
官兵盡勦、倭首自出降矣、其党大亂、明日  
談往錄下卷

督府出官兵縱火焚之。海沉河死。諸酋感  
焉。官兵執兩侍女。一即翠翹。一名綠妹。即  
海與麻所爭者也。指海沉所。斬海首以獻。  
先是遣謀下海。厚賂王夫人。使說海降。曰。  
奏朝廷封為大總兵。鎮海侯。王為一品大  
人。改翠翹此誠心欲降。勸海就撫。後以計殺  
海。翠翹深知為督府所賣。負海意不自安。  
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辭。

曰、我所以不即死者、為爾輩負約、未與爾  
聾言之也、今既如此、寧爾負我、我不可負  
海、赴錢塘江而死。

設往錄下卷



流賊滋蔓之由

流賊之起。始于裁驛。遞驛遞之。裁倡于御  
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劉懋羽健娶妻甚嬖。  
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預防。羽健  
恚極。遷怒于驛遞。倡為裁驛夫之說。而懋  
附和成之。驛遞一裁。游手千萬人。倚驛遞  
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遂至蔓滋。闔  
賊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  
談往錄下卷

首禍萬死不足贖。而實釀于一婦人。嗚呼。  
女禍之酷。伏于衽席。不可懼哉。

前朝宮女

永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明季宮人，田因闖賊犯關，逃竄民間，得自從人。董老絜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因言從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捧紫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經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白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六鼓往錄下卷。

宮女與帝櫛髮者最尊，稱管家婆，櫛畢冠帶朝天，乃易便服。御畢膳，羅列丈餘，宮中人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即至，日費三千金為例。至于燕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諸宮女，次諸宦官。宮女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酒斤許，副之以醴，皆八寶鑲成，極其

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類重分許。華蓋飄帶皆衆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陞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格。格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遇宮女成羣嬉戲。觸墜十餘盞。頃即宦官談往錄下卷

易去矣。冬天處：設火爐，合宮之中，約有  
數千具，皆金銀為之。至于皇后，甚尊而甚  
勞。晨必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礼晚  
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  
卧，然後辭去。勅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  
亦須迎拜。唯謹。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  
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藝，  
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

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餐，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竄而出，無敢有所携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

賭城捐土成畿

神廟宮中遇偶與作料城之戲于御前十餘

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十字斜正分作

八城。賭者各寫或十兩五兩三兩不等。各

占一城我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後之

落于某城者收眾城之所占。落于眾城者

眾各收其所擲。至戊午年即失撫順開原

等城。此戲已作先兆矣。



都城面有藍靛廠、萬曆間始建西項娘、  
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有狂人倡為納土  
之說、從此都城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  
囊盛馬馱、絡繹如城、捐土進納、以邀福利、  
處女妖姿、借此恣游、身坐轎中、各懷土袋、  
隨香楮往進、一時狂奔如此、數年、遂有連  
陽損地之事。

客氏淫寵

客氏者、光宗乳媪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自漢已然、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即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客氏心喜魏忠賢之狡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奇術、生啗小兒腦、陽設往錄下卷

道復生。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私氏客。素  
宋子於夜半持容氏與忠賢為妻。二人在帝  
左右播弄。非一。又况外廷紛。其為招權  
納賄者。受惑聖聽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  
疏曰。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  
弄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  
齊世祖天祐初。以陸令萱之盡惑。卒至亂。  
其國。凡此三君。召尤致禍。皆保婦。其言可

謂深切矣。天啟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四寸，四爪龍紐，玉筋篆文。每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置金龍印金一，時伺旨獻諛，糜費萬金。蔡越各器無不至，又非止一印矣。查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俱寅災，皇后寶璽焚，故往錄下卷。

於其中及四十二年分列封福王之國。例有  
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須用寶璽鈐  
識。神廟居於念財用。遣之命御用監以梨木  
雕刻。无皇后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蒙策  
上木。終皇后身。不補傳置造。乃容氏以一乳  
媪特鑄金印賜之。賢於皇后遠矣。如此舉  
動。安得不亡。

心葵藝語

董心葵各廷獻武進人農無力高無本工  
無藝士無學見貧人賤人憐之富貴人傲  
之性好賭呼盧客盈坐座以未提之多寡  
次上下客謝之曰爾見吾有銀百萬與皇  
帝坐金華殿講語也其嚙語如此年逾三  
十糊口幾不週不屑向勝己者作乞憐計  
視延陵尺土非彼結宿場偶代友人坐糧  
設往錄下卷

艘至京，且携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啟  
初年，與范頭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  
內人結為姊妹。彼有一女，董有一子，締  
婚媾。心葵則浮浪以度日，給口之外不能  
贏一銖。以心葵材智欲佐東林，如汪文言  
効奔走勞，取中翰拾芥耳。揆朝端局將中  
變，置之。至如崔魏客三氏，數散索智囊，士懸  
厚幣，高爵若心葵躡座自尊，珠履上賓。又

村永山不久已之掌每白眼操手視彼炎涼  
儉忽榮枯且暮如雁鶴徊翔審囑下界也  
劉姓者魏瑤微時曾為柳沐幾次作世外  
談稱知識得時後無敢望見顏色一日瑤  
遊海洵為野便於郊劉邊邊過其傍亟呼  
劉范頭何不來服事殺我劉趨近側跪稟不  
敢魏散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窮乏示  
恩施予乃問曰爾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教  
讀往錄下卷



日字可曉曰幼魯讀千字文百家姓十百  
千萬字能握管為之魏曰可矣吾欲於疏  
瑀橋北蓋造無梁葉王廟一座爾主收灰  
收磚發價記數明日進衙門領銀是矣劉  
復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因共肩其任  
為之召窻戶課商灰構石作與木工盡規定  
式呈正魏瑀：俱依擬營繕董率暮年而  
後成在魏支費二萬餘收改領取劉悉自

為主裁。不與心葵分權計。美入事成之後。  
後劉仍為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著聞姓氏。  
於其間。時京師有姓冉者。家破頓豐人命事。  
詞涉東廠魏瑞。心艷其富。欲下手難其局。  
冉走別竄。劉范頭介紹。通冉附馬為族兄。  
弟稱以附馬力。致竟東廠。遂寢所欲。魏心  
啣之。細訪未因。劉范頭指教也。因大怒。喚  
入廠。陰令拳勇一揮。而致其命。屍亦不得  
談往錄下卷

歸心葵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於室心葵哀理喪塋併其室一家不意床下覆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乍驚方悟劉為大有心人以我為浮浪不羈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然劉亦未識董之哉晦養潛董念家計維窘若輕發京人側眼疑不祥且亦僅此三千且慎之後見兩局顛覆崇禎登極時事更新線索改觀

計穀施遐通。必附青雲士。偶遇過石虎衙衙。  
有延陵會館。門款墻鉄。缺入兩<sub>內</sub>縱觀。草滿階  
除。壁掃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緣萬  
曆四十餘年。官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  
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榻為薪。總則椽椽佐  
爨。前人葦席遮穿。後人則拆三并兩。更為  
一。至於廣筵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  
好賣空。如也。燕居趙女之家。貯內妬不  
設。往錄下卷。

客外胆不敢冷；然也。清淡簡率，儉嗇鄙  
陋。官於此屋，爭品屋。六因此官而告，顏風  
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顛覆，以  
全性命。心葵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罄  
其三千金，飭除整葺馬捐輪奐堂宇，弘深  
邃室，仍分內外，繡榻各有東西，秋露半間  
牙籤之架，可抽着塢，金穴百萬之藏，莫窺  
真是金馬玉堂之紫府，宣麻調鼎之沙堤。

延陵尊爵屈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  
小敦請而奉為主室始而駭總而感後則  
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千金萬金之托  
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  
真奇賈哉三千金買工狀元宰相由是三  
公八座上揖其履翰銓臺省恭聽音戚皖  
勳班常為好會之主爵廠司璫衛時領樗  
蒲之旺稍考選講盈千盈萬金諾有神手  
設往錄下卷

挽回厥審係出生入死當場贖微言解散  
凡進長安札牘必投之為主人廷脫之轄  
晚設之衾室為窄而借廡於寺院者幾半  
城竣局頌音與解鞅陳情者趾相錯也然  
心葵五品温温自守絕不作矜張狀大小  
禮節必曲致以友朋之誼造其家和好如  
歸宿之舟舟必慈留窮途肯贈仕宦中往還  
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厥術運卒之安

網毒刺。敕滅門殺身者甚多。幹辦之能者  
周后知之。內庭衣飾事宜。與宮闈位置時  
違尚衣局。巨璫溶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  
路周公倚為左右手。如是者幾二十年。又  
最不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  
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禎帝御文華  
殿。許直言入告。心葵以布衣廷對。賜坐。賜  
點。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果否實  
哉。往錄下卷



效作何堵禦趨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  
進六稱臣拜颺曲盡辭聖溫和叩辭時仍  
慙勤宜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稱其雍之成  
禮盡辭聖容多怒茲則霽顏目送向日嚙  
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  
處此隨事叨任內省西臺可即刻授廷獻  
又惡蹈三科故轍仍以布衣謝恩歸家而  
已宜與再召曾兩遣索抵里公即六大痛

德齋<sup>應</sup>貨之僕。謂賄致多金。必奴輩誑誘。後  
遂留京。盡寄心葵家。三年中。亦不計數矣。  
後流賊進彰義門。不數武便得此種旺財。  
為之齋者何巧耶。宜興於六月出都。後心  
葵為蔣拱宸疏繫獄候審。十七年三月十  
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外入之兵不  
過三四十人。宿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遭  
從外歸。因與爭哄。謂供應不及時。心葵曰。  
設往錄下卷

我非當官應值有多無寡係我賠出若竟  
不與何如兵曰不與殺你心葵曰爾敢殺  
我衆兵曰便殺何如遂殺焉兵去他不  
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脩葺會館實為道學之功反較

汪文言依附道學反故道學之禍端損益

萬倍之與為汪也寧董

附記汪文言初名守泰歙縣門後貯去光

庫胥竊藏擬戍逃入京父事太監王安  
內外交通事敗夕擬配改名納中書為  
左光斗魏大中之幕賓後典刑

西洋來賓

大西洋十字架教教五產利馬賓也萬曆三十

年由廣東興興率其徒龐迪我龍化民等五

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閩閩迤上金陵自言

東自大未西洋國路達十萬泛海九年海水

崇卑有上陞注於天下及於淵之高下如

地之低昂初出千里鏡鏡自鳴鐘舉重董董其法

諸事件較大明國賢愚為信硬出歐邏已與地

設往錄下卷

圖按大明國僅掌中一紋東南大海固不  
如也。留都臺省賅極喜極口讚力勸心飯  
意愛尊為西儒至稱為西土聖人。丹出渾  
天儀量天尺勾股法莫時測度卜影景星  
談玄說奧更莫能說其隱又曰大統曆已  
壞會須修之。更是驚奇胸臆天上之五天目  
廣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達御覽遣  
大宗伯馮琦琢庵叩所學疏曰歸化陪臣

丹曰西儒來賓。又曰鼓吹休明。觀文來化。  
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賓也。改曆之議。  
談不齒寒。遠承首善書院之室。主為門戶。  
被擊。顏其門曰修曆。曷白畢竟修一字。為改  
字之底本。宜其三十年後。遂為通微教師。  
之尊主。嘗見千古來。掛冠東門。瞻視異常。  
重華二千日。享福無不歷驗。明末幾年。夢  
夢之人。征遂送夢。之天。惟此利馬竇一人。  
談往錄下卷

實為清朝頌歷之人。非明朝修曆之人。君  
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題畢竟定為何人  
者。則賓之而已。又曆萬曆末年至泰昌天  
啟崇禎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遙望東北  
夕陽時候。紅霞照地。光焰騰煉。無日不  
見。愚夫俗子。訝為墻外燒荒。文人墨學。占為  
亢旱風霾。又云蒼龍黃潤。十年後五穀豐  
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彩烟。



薇垣出震發祥寧不燦儲東海清興以  
來邦國祥禎匪可言紀至候王宰執岳牧  
將帥以及郡伯即官偏禪執戟何一而非  
誕育於遼東握符秉勢於中原吳粵等處  
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固言星官曜降生  
出世或尊或卑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紺  
絳常綿致今日儋圭執爵者雲蒸泉湧無  
艾無息也嘗讀禪史北宋政初年闡轉運  
設往錄下卷

使蔣穎叔謁泰朗明徐神公。慨論世事紛紜。

神公曰：「天上也不靜。」蔣特違五百里星下界。

分作宰官二十年後果有靖康之變。又劉

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異雲起

西北。劉詳視久之。忽言曰：「此新天子氣在。」

徐淮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駭狂

妄觀此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天。一代之

人。勝國之耳。自曠耳明季無人於西洋利

馬竇來賓微之

附記利馬竇大西洋人奉耶穌教十字  
架者。耶穌為仇人殺身之具也。奉其教  
而必著架圍於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  
為事也。教無父母。惟尊天竇入京師。建  
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堂制狹長。上如覆  
慢。倚傍<sup>牆</sup>。疏藻繪。詭異供耶穌像。係彩  
飾平畫。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

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者聖者  
如怒揚者如喜耳隆輪鼻隆準目若矚  
口若教右聖母堂貌若少姦女手一兒  
也蘇耶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燈  
蓋幃修潔精美其入京為萬曆之辛巳  
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城門  
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書，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黌宮與較，學使者從不擲三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清華中。又特文彩異眾，閣試館課，出必紙貴。誥勅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為榮。兩入春闈，甲戌榜元李青休君，癸未榜元陳名諒，往錄下卷。

夏百史皆出今房。望重識尊。月旦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築沙東釣意中事。亦撻指間事。三月十九。流氓賊破帝都。傳聞李閣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投首。四海歸心。此此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未幾闖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弘光。金閩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

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亦不問捉刀人  
氏，將水心華櫻按廣履烈付一炬。至水心教  
十年來門生年故，非不遍滿天下。斯時回  
首，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生周鐘潛  
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柰介生與梓里多  
齟齬，最悍訐，又端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  
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臂拳脅，嗥噪  
蹴踏，弟慮接見無期，不謂携侶而歸，遂殺  
該往錄下卷

罪致討，併項擒解，囚服沉首，禁錮金陵。詔  
獄一月餘，西蜀高俸作校校樓以南，同鄉會推  
大司寇蒞任三月，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  
談忠說孝，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乃  
提出會衆觀開新削毛板，選勇力卒痛責二十  
以快人心。即日題請同光時亨武等三人  
肆市正法。周鎮雷演祚勒令自盡。六緣左  
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瑶草馬士英秉政。



事皆游移功令雖著五等徒贓罪水心援  
充餉例近地門生斂集三千金上戶部得  
出得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寅夜  
過金閭踰西越投四明之二馮颺元颺元颺  
又伊弟元颺係新科門生館之鄉庄戒寂  
晦毋示人影柰所携僕侯徒不飭儼恣絃歌  
跳舞周志回志月閭夜靜呼觴揭調教徹遐遁  
慈水子矜積怒欲言者已久會薙髮令下  
談往錄下卷

遂玩黨揭揭草趨項寓而甘勇心焉擁送入  
縣衆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為癸未科羅揚  
王玉藻散衆無力庭訊無詞胸膈殊甚絕  
無發揮衆復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  
繫西門外之大平橋自上擲下橋高數仞  
潮水湍激亂石砭研索端仍挽於衆矜之  
手抽棧棧數過顛觸於波泗石嵌者數刻衆  
為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

救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奔竄無  
有顧問。主屍若何者。此癸未進士南京刑  
部主事寧渡水榮旭雲。容兩事皆經目擊  
之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  
主王百戶家。王擬同周巷戰而死。事迅不  
及。主人自縊。周六投縲是矣。徐為一友。與  
僕解高固守泣勸。以為萬。不宜不可。今  
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名宦甘讓  
設往錄下卷

別人周猶擲身倒床。顧友人曰：吾豈前世  
殺爾父母，柰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此  
如此。項則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修、王  
街衛寓倪馬殉節。項友蘇友勸成大名，遂與  
縱俟醉，自裁。身後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  
握。陽呼鬼錄，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  
黎志陸子方馳馬排門，大呼：人朝。今日魏  
徵，非師老無人。新任山西學道隨賊進京者。

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  
素與介生之僕為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  
兵提周勢，抑而去。傳聞從城皆後來境境。  
然亦從未入朝。志陞根名銓職，刻入縉紳  
而已。志陞對闖賊反云：項周是彼門人。項  
周在志陞寓，慘顏痛飲，呼天噓氣。項書令  
何余何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酒後清  
晨，哭聲多於強笈。即登極詔詞，皆家鄉親  
族往錄下卷。

友冀其死難生光梓里為不克副望借以  
污蟻然百口莫為之辨也臨難時明曉大  
體愛人以德難其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  
救解項則幾成於蘇及之恐思一塊於門  
生之馳援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  
其初志又清文忠之溫美當共俛馬公輝  
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為  
其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為名士死

為忠臣、文章節義存、歿爭光、若倪馬諸公、  
三代至今、有幾人哉、死為忠、生為逆、命也、  
欲死不死、既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  
非好也、春秋責備、繞見命之不好也、亦皆  
命也、到此地位、名功富貴、不欲聞、父母妻  
兒、不欲見、惟願即刻赴冥、哭叩彼蒼、從縱  
付我上世之福、慧者何心、桎梏我片刻、不  
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為極利刑人孰  
設往錄下卷

無死。死所不甘。

項永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

二門生，安知今日不猶然享福。周介生

縱或從賊，彼之力量有餘，功名自任在。只

因誤歸，故御卿吏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

子曰：危邦不入，壇金壇固是羅剎也。地武

者，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矣。



甘夢泉首

宜興陳一教，洞雲康憲也。二子長於泰大，  
未<sup>次</sup>於鼎琪華，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  
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飭，  
其家人致民變，而翰林漸職。幾<sup>未</sup>洞雲捐館，  
於泰亦不久繼之。於鼎以父兄素不合於  
鄉，傲居京邑。亥年清冠上金山，於鼎則手  
書招感友，恣惠彈冠。後海冠就戮，修隙者  
鼓往錄下卷

達其字蹟於當道，建達繫詔獄，以所禁之  
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  
寢，百計營求，無畧幽遠處，苦口懇提牢主  
政，為指獄底空地，乃構小精舍舍一椽，以居  
之。初入之夕，時值新年，張燈達與暢飲，更  
飲就枕，之后僻靜深遠，夢魂魂憇達，日高方  
起，時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無  
人聲異之。四顧，固監各廡房，間知矣，更異

之急前趨叩獄門門亦及反鍵益駭馬呼門  
外人反驚訝獄內何尚留人昨夜三更  
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  
盡行驅釋齋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  
三豈獨無耳耶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  
況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  
出會須上聞再浼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  
勉為具其疏叙述前因為海寇事旨意嚴重

即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還須再讀也。嘗聞陳瓘雲：盛時，族姪陳於處，報陞都察院左堂。瓘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秦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樓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反非非古兆古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

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做  
有不性性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  
戴官帽。掛錦繡。張藍體玉。統不與貨。即吏  
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  
卷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首肯。皆  
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  
一教官萬萬也。

燈廟二市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閩粵等處趕墟是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徙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部街之東粥教坊下繞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為燈設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

晚始散燈，賈大小以幾千計。燈本多寡，以  
幾萬計。自大內二宮與東西兩宮及秉刑  
司禮世勲現戚文武百寮莫不故挾重貨  
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百兩一架廿兩一  
對者此比燈之貴重華美美人工天致必極  
座世所未有。時年所未經目大抵閩粵技  
巧蘇杭錦繡海洋五物料選集而成。若稍  
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綢

磁錦等資貨貨易售市動經千百豪華局面  
富貴氣爽人欽帝都如此自世道變古狩  
三厘銀置一盞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  
優夜不設席自以為道心不亂水操可拘  
燈賈由是解體燈本逢此虧折皇店酒樓  
氣索神冷止舞水頭和尚以開會街遠道興  
此非樸茂乃裏薄也所謂金居吾不禁徹夜  
遊行之事無有矣燈市市窮京師遂愀然  
設往錄下卷



無色廟市乃為天下人備器用御紫華而  
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相注母碌猫兒眼盈架  
懸陳箱五疊貯紫金脂玉屏角伽備商異周  
鼎奈鏡漢區晉書唐畫宋元下物不足為  
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祕藏扇墨美香幢盆  
釧劍柴汝官哥溫仰不措瓊洋版緞蜀錦宮  
妝禁繡世不常有目易見諸物件應接不  
暇雖純彼碧眼胡商識洋番客腰纏百萬列

肆高談。日至之期。官為給假。使為留車。行  
行觀者。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扶。手。擗之。  
以箱。匣。率之以紀。網。戚。友。新到之物。必買。  
還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  
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為鎮。  
必買。妻。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  
必買。兒。女。婚。嫁。之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  
必買。冬。夏。着。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  
設。往。錄。下。卷。

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  
必買。朱提稱允。不避人見。置辦山積。無人  
敢議。自世道衰。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  
其名。心所愛。夙所訪。至期必欲置。又不欲  
露人之耳目。窺見其好尚。當日不出者十  
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  
行。低頭清看。問價飽眼而已。使坐賈巨商。  
怒自怨。視算格法。馬高閣置。由是遠近興

販之入。累足不前。鉅本深藏之。客聞風先  
遁。惟有本處二三老圃。荒場廢墓。種值胡  
韮。纏葦。匡藍。充塞街衢。即有一二擺設。俱  
已破爛雜碎。物不成器。價不盈貫者。廟市  
窮。京師遂大窮。欲如漢之壩上。唐之曲江。  
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即金人之蔡州。  
猶藉商賈貨物。元兵攻圍百計。支應固守。  
三百七十日。而後散。非若明朝之京師。軍  
談往錄下卷

民官宦皆為朝不謀夕。即且苟存之營業，  
宜乎流賊一到而崩潰。掉首不顧，棄之如  
敝屣也。

有清明上河圖之想，猶為勝事。

談往錄下卷終